



刘晨 刘通 LIU Chen, LIU Tong

拓荒记

朱锺和他的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Growth of the Soil

Zhu Pei and His Shou County Culture and Art Center

摘要 在安徽省寿县有两座城，一座是旧的，一座是新的。在这座新城里，朱锺带着一众拓荒者又建起了一座城，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城。它扎根于当地土壤，干净而不故作；取材于古城文化，智慧又不失谦和。它既是一座内向的城池，也是一所重构的民居，还是一片立体的园林。朱锺的文化艺术中心为这片现代荒原提供了不同的阐释，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 朱锺；文化艺术中心；荒原；拓荒；双城；重生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ities in Shou County, Anhui Province, one old and one new. In the new city, Zhu Pei,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path-breakers, has built another city that connects the

history with the future. It is rooted in the local soil, pure yet not pretentious; it is also based on the ancient culture, wise and modest. It is an introverted city, a reconstructed residential house, and a three-dimensional garden. Zhu Pei's Culture and Art Center provid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for this modern wasteland, while also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local residents.

KEY WORDS Zhu Pei; Culture and Art Center; Wasteland; Path-breaking; Double-city; Rebir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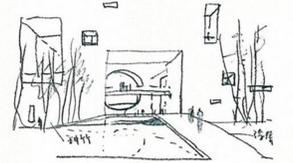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 TU242.5; TU-86(254)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5-684X(2020)02-010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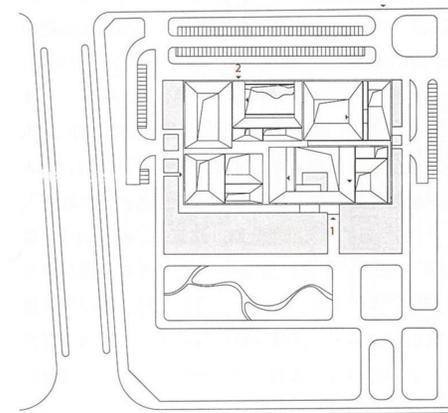
2



3

1. 主入口
2. 鸟瞰
3. 朱锺的草图
4. 总平面图
5. 主入口与桥

1. The main entrance
2. Aerial view
3. Zhu Pei's sketches
4. Site plan
5. The main entrance and the bridge



- 1 主入口
- 2 次入口

0 10 25m

4

拓荒赋

淝陵茫茫，淮水汤汤。荆楚故郡，八皖寿阳。地接三湖之浚逸，天连五岳之苍黄。森森清波映阡陌里巷，萋萋碧草覆烟雨城隍。惜故园以承蕴，辟东南以拓荒。古墟千岁，述华夏文明之滂洋；新城十载，展九州国策之荣光。

而今高车发于旧都，垂中原以衡决滂；文官立于新府，揽芳华以弘志彰。宫内苍松劲挺，垣外秀水流光。九进宅院，携微居之余韵；三重回廊，统万园之隆昌。古今互鉴，纳真知而得尚；中西一体，采众长而流芳。

山如旧，水如常，巍巍阡陌障莽苍。人好远，路难长，泱泱凡世枕黄梁。官网作土谁问津，桃落斧朽复何妨？双城尘间犹弄曲，青垣古道自成章。

这是一个拓荒的故事，一个在古老城垣的现代废墟上重建文明的故事。它很曲折，甚至惊心动魄。但如同所有关于造物的传奇一样，这也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过程千回百转，结果实实在在。

它发生在中国安徽的寿县。其实，那里有两个寿县，一个是新的，另一个是旧的，如此可成一部“双

城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1]将来的人们回看此时此地，大约仍会想起狄更斯在他的《双城记》开头写下的这串著名的排比句。如果要讲得更文艺一点，也许可以借卡尔维诺的话风把它（们）描绘成类似三胞胎城市劳多米亚的样子：“死去的寿县”“活着的寿县”和“正在诞生的寿县”^[2]，于是就有了三个，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我记得的确看到了三个寿县。我要讲的故事，就是这个“正在诞生的寿县”。但这并不意味着“死去的寿县”是旧的，而“活着的寿县”是新的。或者恰恰相反，新城外表容光焕发，灵魂却是寂灭的，而旧城虽历尽沧桑，却精神矍铄。更可能世异时移，无论新旧，两个寿县皆已死去，只有“正在诞生”的那一个，才谈得上存在的意义。

但是，卡尔维诺式的演绎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个“三位一体”的寿县就在那里，而不是“看不见的城市”。在无数正在死去或诞生的中国城镇里，它的存在感微不足道，却又无法回避。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项目地点：中国，安徽，寿县
业主：寿县人民政府

用地面积：45 315 m²
建筑面积：30 010 m²

设计时间：2015—2016年

建设时间：2016年5月—2019年7月

主持建筑师：朱锺

设计团队：由昌臣，Shuhei Nakamura，杜扬，刘伶，吴志刚，杨圣晨，丁新月，柯军，吴祺和，杜瑶

结构和机电：北京建院约翰马丁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景观/室内：朱锺建筑事务所，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施工：圣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Project: Shou County Culture and Art Center

Location: Shou County, Anhui, China

Client: Shouxian Government

Site area: 45,315 m²

Total area: 30,010 m²

Design: 2015-2016

Construction: 2016/5-2019/7

Architect/ Lighting design: Studio Zhu-Pei

Design principal: Zhu Pei

Design team: You Changchen, Shuhei Nakamura, Du Yang, Liu Ling, Wu Zhigang, Yang Shengchen, Ding Xinyue, Ke Jun, Wu Zhenhe, Duyao

Structural and MEP: BIAD JAMA CO., LTD.

Landscape and Interior: Studio Zhu-Pei, The Design Institute of Landscape & Architecture China Academy of Art

Main Contractor: ShengWo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5



1 拓荒者

越过沼地直通森林的那条漫长道路是谁先走出来的？^{②⑬}

——克努特·汉姆生，《拓荒记》
(Knut Hamsun, *Growth of the Soil*, 1920)

拓荒者是一位建筑师，名叫朱锺。这个人很特别，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特别。他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跟大多数当代中国建筑师相比，反而显得不那么特别。话还得从头说。中国的建筑文化源远流长，但直到一百多年前，大抵还没有“建筑师”这回事，房屋并不像诗文书画那样拥有作者，创造它们的其实是工匠。房屋流传下来，工匠被忘记，历史欠他们一个不朽。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建筑师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一时间群星璀璨，照耀夜空如白昼。

这很像几个世纪以前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它之前那个所谓“暗黑”的中世纪里，大抵也没有“建筑师”的概念，有的只是精于营造、身份神秘的“大石匠”（Master builder or Master mason）。但是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地来了，建筑也如雕塑和绘画一样跻身“博雅艺术”（Liberal Arts），可以讨论精神性和创造性了。这种对建筑“心智”的认可，仍令今天的每一位建筑师受益其中^{④⑥}。说起来，我们还得感谢文艺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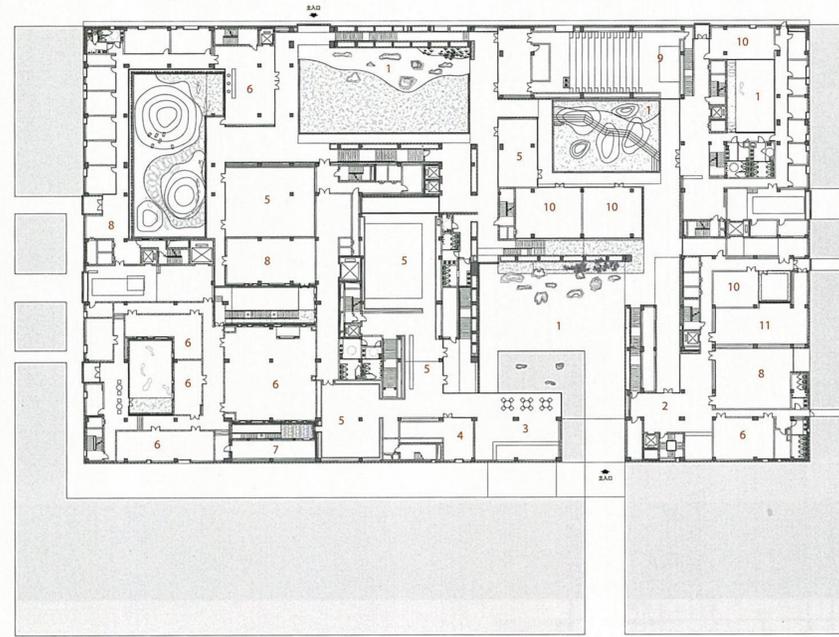
兴早期第一位学者型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他以生花妙笔对“设计”这一概念做了精彩的阐释，论证出“设计”乃是绘画、雕塑和建筑的共同基础。建筑师本质上是设计师，设计大有学问。从手工劳动到智力活动的蜕变，对新兴建筑师来说无异于化蛹为蝶，他们终于褪去中世纪工匠的麻衫粗履，换上翩翩彩衣，与学富五车的鸿儒和机灵古怪的艺术家一起登堂入室，从此跻身于上流社会。

“文艺复兴”还有一个说法，叫“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现代即摩登。总之，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建筑师”听起来都是比较摩登的名号。不同之处在于，在西方，这个摩登至少要追溯到阿尔伯蒂和他的《论建筑》（*De re aedificatoria*, 1443—1452年），算起来有570年之久了，而我们的摩登不过一百来年。把五百年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看，已是短促的一章，更何况一个世纪。其事件之密度，不可想象；其事功之卓越，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如果把建筑行为比作一个自成体系的宇宙，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某种大爆炸，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物质和能量猝然碰撞、凝聚、排斥、裂变，导致一系列建筑“超新星”的爆发，其结果尚难逆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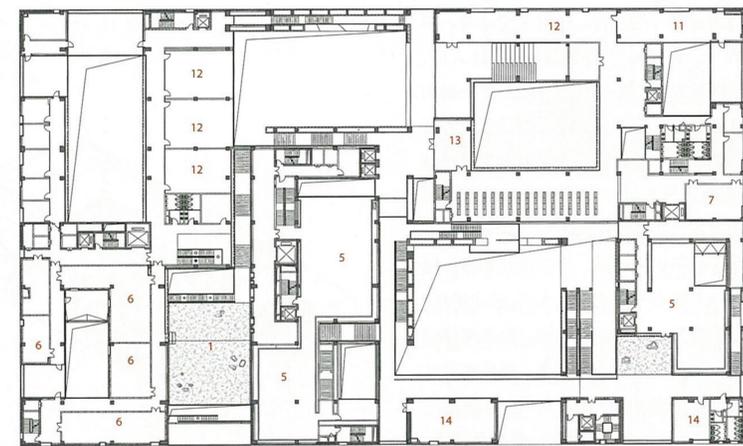
回到朱锺。从大爆炸的角度看，这位科班出身的

建筑师也是一颗“超新星”。但他跟别的超新星们似乎并不在同一类轨道上运行。首先你看他给自己工作室取的名字——“朱锺建筑”，就这么简单。不故弄玄虚，不装腔作势。干净利索，元气充沛。名副其实，朱锺的设计不高谈阔论，只认真做房子，认真到具体而微。如今设计师们给自己的工作室命名，几乎是一种玄学。但“朱锺建筑”这四个字会让人放松，因为不需要费尽心思揣摩名字背后的玄机。同时也令人肃然起敬：并不是任何建筑师都有勇气和胆识把自己的名字冠在工作室上，这里面有一诺千金的分量，责任和担当自不待言。人行于世间，未必留名，又不能无名，更不可乱名。命名，实在是个艰难的事，“朱锺建筑”看似信手拈来，背后却自有一番斟酌。令人不禁想起《道德经》开篇之语：“名可名，非常名”^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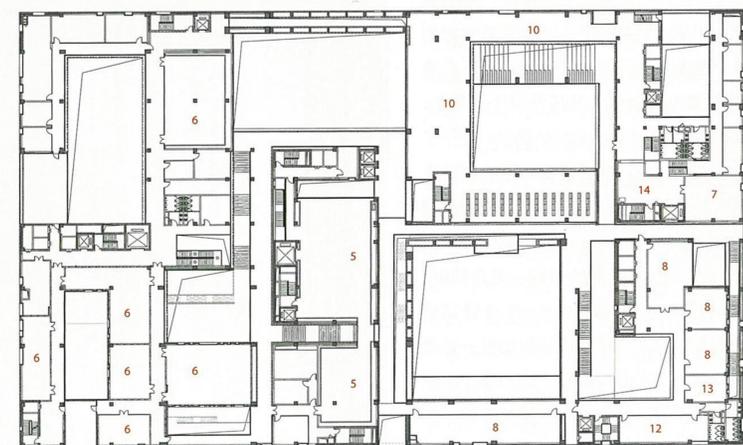
“名”与“道”不可分割。建筑之“道”，纳于“建筑学”。在当代中国，“建筑学”是一种带着强烈自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可以激励人类学家开辟崭新的研究领域。这就要接我前提到的“通天塔悖论”了：我们碰巧遇到一个“建筑学”生产力高度膨胀的时代，它甚至比建筑（房屋）本身的生产力还要发达。无论朝野、中西，也无论大院小所，凡是跟建筑沾亲带故的人物——建筑师、评论家、策展人、媒



1 庭院 3 咖啡厅 5 展厅 7 储藏间 9 报告厅 11 多功能室 13 活动室
2 接待厅 4 书店 6 档案馆 8 大教室 10 阅读教室 12 多媒体室 14 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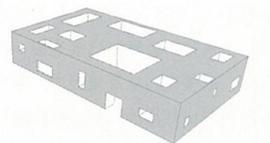
1 庭院 3 咖啡厅 5 展厅 7 储藏间 9 报告厅 11 多功能室 13 活动室
2 接待厅 4 书店 6 档案馆 8 大教室 10 阅读教室 12 多媒体室 14 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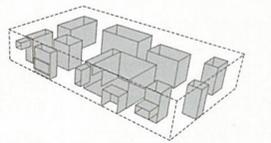
1 庭院 3 咖啡厅 5 展厅 7 储藏间 9 报告厅 11 多功能室 13 活动室
2 接待厅 4 书店 6 档案馆 8 大教室 10 阅读教室 12 多媒体室 14 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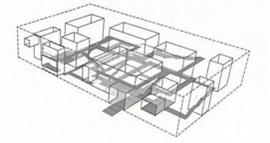
6. 空中院落
7. 一层平面图
8. 二层平面图
9. 三层平面图
10. 主入口
11. 前院
12. 分析图
13. 徽州民居概念图



实体与空 / Solid and Void



内院 / The inner courtyards



公共连廊 / The public loop





14

体人、教授、学者，都患了不同程度的“建筑学综合症”，典型症状是发“建筑学之痒”，身不由己，似乎非要整出个“建筑学”来才能安身立命。各路英豪舌灿莲花，“建筑学”纷纷而来下，于是就有了蔚为大观的“建筑学”巴别塔（通天塔）^⑧。

但朱锠是个例外，至少，我并没有听他高论过什么“建筑学”。当然，在这个集体焦虑的年代，他也忧“建筑学”之忧，但却不弄“建筑学”之玄。如今流行跨界，倘若真把建筑师与艺术家混为一谈，他显然不似那类“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这听着像绕口令，但朱锠不会把自己绕进去。他好像漫游在巴别塔之外，或者碰巧从那里经过，看着这座不能通天的塔，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他很谦和，踏踏实实的那种谦和。他认识很多人，库哈斯、矶崎新这样的建筑学（注意：这里去掉了引号）大掌门就不必说了，通天塔的建设者们也都在他的交际之列。但不管与谁偕游，他始终都在学习，逐字阐释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智慧。“文人相轻”的故事在建筑圈屡见不鲜，而他谁也不“轻”，我也没听谁“轻”过他。这不能不说十分之特别了。

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没有“建筑学”的建筑师，带着他的忧愁和梦想，来寿县拓荒了。从旧城到新城，物理距离不过十里，但中间却横亘着一片时空的沼地，我仿佛看到一个建筑师在苍茫的沼地上踽踽独行，寻觅着森林与丘壑。

2 荒原

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 / 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 / 球茎得一点点生命。

——艾略特，《荒原》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1922)

之所以拓荒，是因为有荒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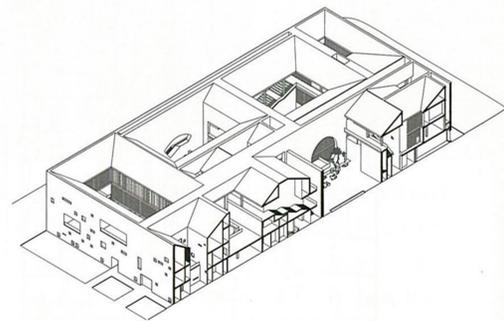
“荒原”也可以是一个比喻，精神、情感、物质

的记忆消失之后，那剩下的茫茫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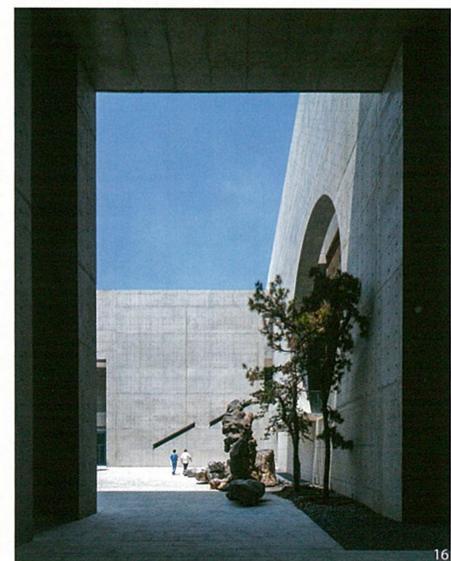
寿县就是一片荒原。原来只有一个寿县，如今它被劈作两半，有了新旧城之别，各有各的荒。来之前我对寿县一无所知，临时抱佛脚，在网上搜县志。神仙鬼怪没搜出几个，却抖出一大堆数字：常住人口、下辖乡镇、开发区和农场、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和各产业增加值、科技、教育、文化、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各种数字都在告诉你：来寿县发展吧，这是一座欣欣向荣的小康县城！然而数字到底是冰冷的，没有历史的厚度，也没有人情的温度。

真正的认识，始于道听途说。寿县已通高铁，给古老的县城开了一个相当气派的现代大门。搭车进城，十二月初，窗外是南方的秋色。司机说，这里气候温润，适合居住，生活可以很安逸。但是，紧接着他又说，直到2019年4月，寿县一直都是贫困县。贫困？这与南方的印象太违和了！可现实如此，司机解释道，年轻人全都外出打工，城里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守着一座千年古城，和一座十年新城。旧的太旧，新的太新，这就是今天的寿县。“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的发祥地，淝水之战的古战场”，这些都是官方的历史描述。真正的寿县，是温煦阳光下的荒原。大地在眼前伸展，像被掏空的回忆。艾略特说什么来着，“冬天保我们温暖，把大地 / 埋在忘怀的雪里，使干了的 / 球茎得一点点生命。”^⑨在气候变化影响全球之前，冬天的寿县也曾有过忘怀的雪，如今大地中只剩干了的球茎。

当然，从前的寿县有数不清的典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投鞭断流，围棋赌墅……一个个铿锵顿挫。硝烟散尽，战争的艺术却可以在这里造就一部成语大全。从前的寿县也有的是好东西，比如春秋时期的蔡候簋和战国时期的楚大鼎，锈迹斑斑的青铜器在20世纪90年代博物馆的昏暗照明下发着幽光。瓮城古风犹存，青石板上留下古车的辙迹，如今被电动车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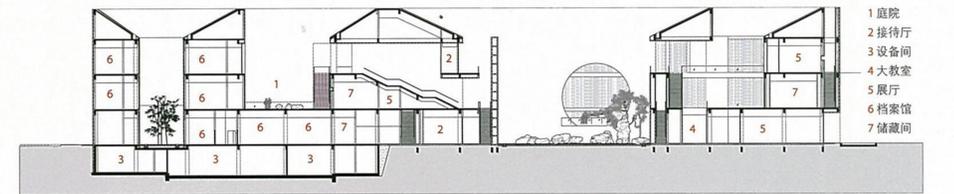
16

- 14. 自蛇形环廊观后园
- 15. 主庭院轴测图
- 16. 自蛇形环廊入口观前院
- 17. 后园
- 18.19. 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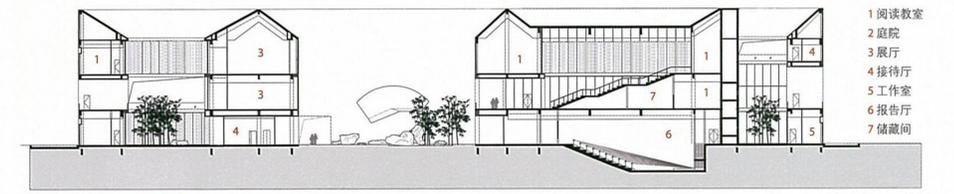
- 14. View of the back garden from the corridor
- 15. Axonometric view of the main courtyard
- 16. View of the front courtyard from the entrance of corridor
- 17. Back courtyard
- 18.19. Section



17



18



19

和自行车碾过，岁月仍在继续，乡人若无其事地穿梭往来，蒙太奇一般。古人掘地三尺筑成的涵洞和月坝挡住滔滔洪水，机关之精巧，就连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天才工程师都想不出。报恩寺里曾挖出舍利子，孔庙庭中还有两株八百年银杏，树干如龙蟠，黄叶随风飘舞。而每年三月十五庙会，三日盛事，八公山香客络绎不绝。古城墙绕城一周，黄昏时分走在墙上，一边是旧城的人间烟火和着摩托车喇叭，有滋有味，一边是新城的高楼大厦对着静静的护城河水，与世隔绝。我想起走过的欧洲小城，意大利的卢卡，北爱尔兰的伦敦德里，还有英格兰的约克，它们的古城墙也都完整地保留下来，却没有如此强烈的新旧对比，和这种对比镌刻下的荒原印象。

拓荒者朱锠有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他说，“每到一个地方，我总是希望到这个地域最古老的文化遗存环境中行走，看看老民居，看看遗迹，感悟我们的先人在没有技术的前提下，如何在原始自然和主动建造中寻求平衡。”朴实的话语，令人回味。他没有玄妙的“建筑学”，他是在用心学建筑。我想，朱锠第一次来寿县时，那印象大约也是复杂而纠结的，既有对古城的追思，也有对新城的困惑，这两个寿县彼此抵牾，无法建立和谐的联系。正因如此，他非要再造一座城，好让“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从一开始，这座城与旧城已不可能再续前缘，与新城

更是格格不入。它必须将自己围起，成就另一种传奇。

3 围城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来到这儿，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真有点山穷水尽的味道呢！^⑩

——弗兰兹·卡夫卡，《城堡》

(Franz Kafka, *Das Schloss*, 1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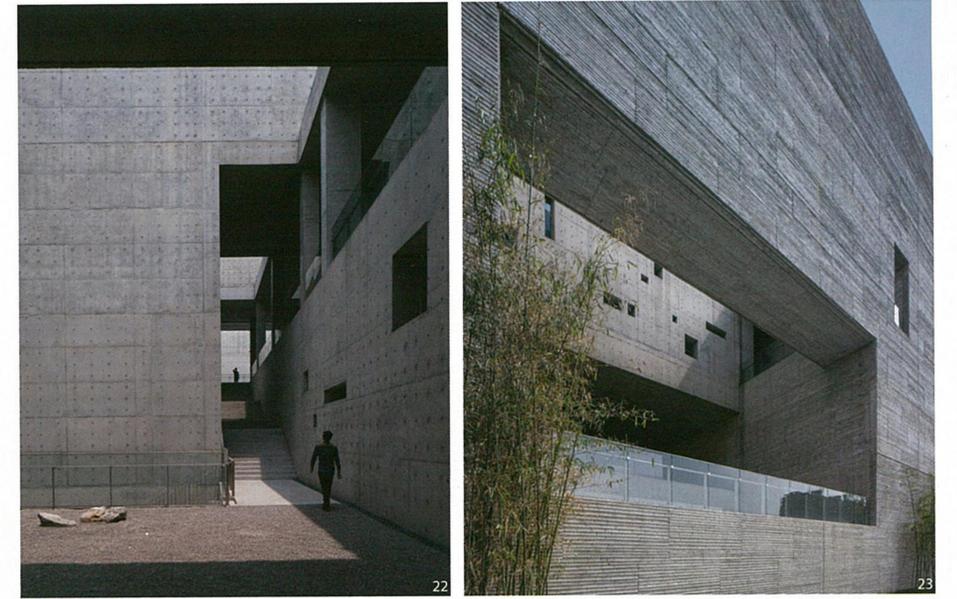
整个寿县就是一座围城。古城墙围起旧城，围起消失的记忆。高楼大道围起新城，也围筑成新的欲望。围城意味着隔膜，它阻断交流，打破秩序。世界一片混沌，却又不是太初鸿蒙那种纯粹的混沌。而今这片混沌里，已经没有纯粹的东西，“原始自然”和“主动建造”都变得面目模糊，最古老的文化遗存所剩无几，文化乡愁在寻寻觅觅中絮说着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拼图游戏。

在这样的混沌中造物，对建筑师来说显然无比艰难。更何况不是一般之物，而是带着厚重价值感的“文化艺术中心”。这几个字的味道，非常值得咀嚼。文化和艺术，记载着人类最古老、最持续的行为，而“中心”又是当下的。历史内涵和现代外延彼此叠加，沉甸甸的，远远超越了一座房屋的物理容量。在设计之前，还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双城记”也罢，“三胞胎”也罢，寿县的文化在哪里？艺术又在哪里？如何把它们收集起来、聚拢在一个中心？我想，任何设



20. 二层蛇形环廊
21. 细节
22. 自二层庭院观蛇形环廊
23. 清水混凝土纹理细节

20. Corridor on the second floor
21. Detail
22. View of the corridor from the courtyard on the second floor
23. The texture of concrete



计师，不管他多神通广大，面对这样的疑问，心中也是茫然的。显然，这不会是一般的房屋设计，它应该具备某种“心智”(intellect)，才当得起“文化艺术中心”的名号。

但朱镕还是来了。他并非“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叫寿县的地方，他是有目的而来的。这目的很纯粹：围城。他在混沌的寿县围城里又围了一座城，一座有“心智”的城。它从里到外都是方的，又不完全方，还有圆的比照和点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城的“心智”就在它的“规矩”。经过无数次断裂、重组和迭代，城市文明的秩序已变得脆弱不堪，但规矩比秩序更具体、更坚韧，也更经得起推敲。

规矩萃取自寿县的传统民居：围绕院落的居住形态，四通八达的街巷里弄，厚重的实墙，灵活的小窗，还有舒展的坡屋顶。一切栩栩然如在眼前。然而时间是最狡黠的拼图游戏设计师，把一座城切碎成无数小片，又任性地带走许多，余下的片段早已无法拼出完整的形象。于是，收集它们的过程变得既艰难又充满诱惑。朱镕就是这样一片一片拾捡散落在时间中的形象和记忆的，你可以想象他边走边捡，像一个拾麦穗者，怀揣着的麦穗都是宝贝，又像是一个侦探，不放过街坊里巷的任何蛛丝马迹。

正是这些片段，这些“元素”，诱发了寿县文化艺术中心的设计灵感。朱镕用简洁而率真的建筑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在一起，有条不紊地拢在一个矩形地块内，形成了这座新的“围城”。

有了规矩，还要讲方法，方法背后其实是态度。朱镕的态度很踏实，方法自然也是踏实的，不宜用任何形而上的“建筑学”或“美学”来描述。我们可以试着用六个字概括：理性、简约、变通。他先是沿着地段边界划出一座巨大的、极简的长方体，又在长方体中掏空出几个大大小小的内院，呼应民居的“堂屋”与“后花园”。每个内院都是一个自成天地的小园林，

点缀着花草树木与小径池塘。围绕内院的屋顶均做出坡度，言简意赅地呼应传统民居。一条蜿蜒曲折的回廊围绕内院将建筑各部分串联在一起，回廊时而在室外，时而在室内，四通八达，变化多端。在园中徘徊，你会觉得眼前景物似曾相识，廊上行走，你又会感到处处新鲜，趣味盎然，而每当阳光洒进院落，便是一片惊喜，竹纹墙上留下温柔婉转的影子，白云有心无意地从头顶飘走，静静的庭院仿佛流出潺潺水声。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暗藏玄机的“设计”，它本应如此，纯粹而自然，却很少有设计师会做。

把城围起来的是墙，墙的故事，在这里格外精彩。文化艺术中心有两种墙：外墙是竹纹现浇清水混凝土，庭院里则是光面现浇清水混凝土。两种质感截然不同的墙，施工时还得好好磨合。单是竹纹清水就做了七八次试验，经过多次不同大小和类型的竹批尺寸进行浇筑，才找出与建筑整体比例最协调的那一种。而竹纹的深浅变化、粗糙程度、拼接方式也经过了反复推敲和试验。

从远处看去，这座房子像一个封闭的城堡，将一切尘世的喧嚣阻隔在城外。说它封闭也不确切，毕竟厚重的外墙上还有几十个高低错落、尺寸不一的矩形窗。它们像是在干净的草图纸上随意勾勒而成，细细玩味，却在构图上有一丝若隐若现的联系，所谓“有机”，大约就是这种视觉印象与心理感觉息息相通的妙处。它们有些是世俗意义的“窗”，尺寸较小且镶嵌着玻璃，满足采光需要；有些则应该叫“洞”，因为更像是在外墙上凿了一个个大窟窿，形成天井或“吹拔”，人站在其中，顿觉四面来风，心旷神怡；建筑内外的交流水到渠成。主入口一座横跨水面的长桥将人的视线引入最大的庭院，一个近三层楼高的圆形漏窗赫然矗立在庭院尽头。如此，空间便有了层次，它诱人走进其中，一探究竟。





24. 自蛇形环廊平台观前院
25~28. 轴测图

24. View of the front courtyard from the corridor terrace
25~28. Axonometric drawings

4 叠园

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

——[明]计成，《园冶·相地》

想象这样一个地方：它有中国传统园林的几乎所有要素：庭院、回廊、花窗、水池、假山、松树；又有传统园林的几乎所有意境：曲径通幽、廊庑连芸、高低错落、框自成景；但是它看起来又不像一个园林，因为它是由钢筋混凝土堆叠的，没有象征传统的雕梁画栋，却有着代表现代建筑的严整柱网与结构体系。朱铭的文化艺术中心正是一座隐藏在城市中的似是而非的立体园林。

明代造园家计成曾提醒后人：“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1]朱铭显然深谙此道。地处新城混沌的闹市，却又希望创造一片世外桃源，只好将建筑封闭起来，与外界仅通过一条跨越水面的长桥相连，余下的文章都在内部做。当然不是绝对的封闭。这个小围城既然有心智，自然要呼吸。窗与门洞形，便是它呼吸的器官，也是观望的器官，它对外面的世界仍保留着好奇，而外面的世界也更想了解它。

这座园林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入口庭院中那个硕大的圆窗洞。它在垂直方向上跨越多层，气势磅礴，与传统园林中小巧精致的花窗截然不同。你不禁会想：什么样的圆规可以画出这么大一个圆！人在其中，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太空飞船的入口，或者来到一个通往异世界的大门前。它不仅大，而且“空”，愈是大，就愈觉得“空”，然而这“空”是有学问的，所谓“空明”，便是如此，空则明，空才可容物，整个房子透亮了，明白了，天光云影、四时景物也都纳于圆中，既得传统园林之精髓，又有现代建筑之素净，空得饱满，空到观止。这是出人意表的大手笔，是悬念，也是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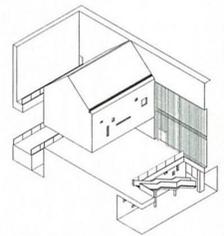
一笔画不好，全盘皆输，相当考验设计师的修为。

设计的大手笔，须有施工配合方可成就。工程总经理褚杰告诉我，建造这座窗洞给施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首先要造出巨大的圆形模具，架好钢筋网，再分多层浇筑。大家齐心协力，才达成了预期效果。如今仍然能在窗洞内侧看出每层浇筑之间形成的浅浅痕迹，这是时间的积淀，更是年轻施工队不断超越自我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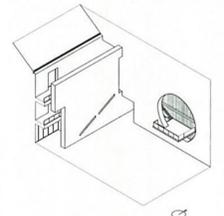
同样醒目的还有圆窗下的松石。它们往那一摆，好比一部抽象中国山水画史。这摆法就大有讲究。石头和树都取自安徽芜湖，朱铭带着他的团队，在芜湖走访了六七家石头工厂，相面似的，一块一块地相那些没有生命的大石头。最后挑选出将近90个石头，一一编号、拍照、记录。回到工作室后，再用泥土把所有选中的石头按原形和比例捏出来，并将各庭院单独做出物理模型，摆上石头。这时候，设计师终于可以坐下来，重新对着他的石头相面，带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态度，一点点调整，直到满意。

这哪里是在做房子，这分明是一部石头记！歌德当年大发地质学逸兴，入山采石，做的功课也不过如此。米开明琪罗为教皇修坟墓，亲自到费拉拉采石，也是这般用心。他们是那么较真的博物学家和设计师。朱铭就是一位具备博物学家气质的设计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石头若有心智，必当为朱铭所动，得了灵性，来寿县这片园中成就自己的修为了。那三株树又何尝不是如此。好比拉斐尔作画，心中有最理想的那种，又好比我们古人写山水，胸有丘壑，意在笔先，为了寻到他最想要的，朱铭研究了很多宋画中的松石，还带着项目工程师一起上山挑选。树来了，却不像石头那样乐于在园中安顿，又弄出蹊跷，故事一波三折。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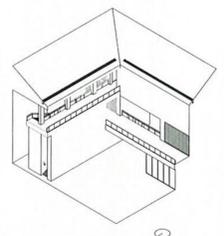
和传统园林一样，这座“立体园林”也有一条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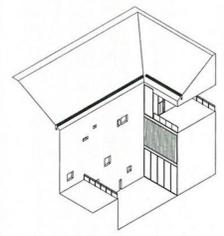
25



26



27



28

览路径，只不过它是三维的。漫步其中，仿佛游走在一个立体的迷宫，有时透过窗洞瞥见墙外的车水马龙，有时恍然看见一个漏下天光的狭窄天井；有时发现一片草木生长的庭院郁郁葱葱，有时打开一扇不起眼的门突然柳暗花明。如果建筑系学生做出这样的设计，很可能会得到老师“交通流线过长”的批判。然而在这里，流线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体验，被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长长的流线串起空间，也串起故事，让人们窥视到这座围城缜密而又灵动的“心智”。

行走在朱铭的立体园林里，仿佛在游览一个奇异的拓扑学花园，我不觉想到瑞士数学家欧拉那个著名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并由此生出一个新的疑问：能否不重不漏地沿一条路径游完整个文化艺术中心？我不知道朱铭是否研究过图论与拓扑，但他的确给游览者出了一道特别有趣的题目。这个有“心智”的房子，也呼唤有心智的访客。只是我已迷失在它那经纬叠错的廊道里，走着走着就忘了是否曾经过此处。纵然看过一百次平面图，一遍遍跑上跑下、穿梭其中，最终也没能找到答案。如今离开寿县已有月余，这个一笔画问题成了萦绕心头的谜。看来，朱铭的寿县文化艺术中心，还藏着许多未解之谜。

5 重生

信念的丧失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容易扼杀文明。

——肯尼斯·克拉克，《文明》

(Kenneth Clark, *Civilisation*, 1969)

文化艺术中心的概念起源于前苏联，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遍地开花。当时文化艺术中心的主要内容是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及档案馆，本质上仍是一种变相的博物馆。它和博物馆的最主要区别，在我看来，在于文化艺术中心里记载文明的图书、档案、电子资料可以不断复制，却保留相同的内涵；而博物馆中的文物一旦复制，便一文不值，只能尽最大可能保持现状，抵抗时间的洪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博物馆是“死去的”，而文化艺术中心是“活着的”。看过寿县博物馆里寂寞的青铜器，再步入文化艺术中心空明灵动的庭院，两种感受同时涌来，对比愈加强烈。但这个“活着的”文化艺术中心，也有一个重生的故事。现在的设计之前，朱铭曾做过一个方案，施工图都交了，却又感觉方案不理想，于是推倒重来，才有了今天的方案。

“文物”与“文化”仅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一个会在时间的冲刷下消散，另一个却在人们的思想中永存。如此来看，寿县有大批“正在死去的”文物，同时又有大批“正在诞生的”文化。而文化艺术中心正是两者之间的媒介，在物质和思想间创造一座桥梁。

如今，文化艺术中心又被赋予了更多新的释义，比如市民活动中心与城市公共空间。ALA事务所设计的赫尔辛基公共图书馆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在市中心为爱读书的芬兰人创造了一个交流空间。朱铭说，

他的文化艺术中心应该“像松软的海绵，把人吸进去，游走、交流、停留、驻足，而不应是漂亮的雕塑，可望而不可游。”新建的寿县文化艺术中心一定可以为这座古都带来新的活力，让古城永驻，让文化重生。

从长远看，朱铭的设计，其实已经具备了“文明”的维度，他在一片悬置于历史和时空断层深处的荒原上开辟着新的文明，以此来作为对今日混沌世界的评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师朱铭也是一位批评者，一位既有勇气又有执行力的批评者。

6 尾声：寻松启事

松如端人正士。虽有潜虬之姿以媚幽谷，然具一种耸峭之气凛凛难犯。

——[清]王概，《芥子园画谱》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可以暂时收尾了。毕竟，“形式”“空间”“秩序”以及各种名堂的“主义”和层出不穷的“乌托邦”早已被评论家用滥，只剩下空洞的外壳，在一个具体的故事中，它们是那么苍白。寿县文化艺术中心是个艰难的拓荒故事，从设计到施工，每一步都充满艰辛。这里面有怕担责任的地方政府，也有敢于迎接挑战的年轻施工队，还有不轻易妥协的建筑师。我不禁想，如果从头再来，建筑师和工程师还会不会接这个项目？换成别人，也许真的不会了。

但是，当我不经意间问起褚杰对工程结果是否满意时，他的回答竟出乎我意料：“再给我一次从头做的机会，我能把它做得更好。”霎那间，无数细节浮现在眼前：竹纹墙、清水墙，两种墙材如何砌筑与交接，大圆窗、扇形窗，窗洞如何浇筑施工，庭院里的苍松、水池中的卵石，从哪里来，怎么摆，如何铺……这里面有太多看不到的故事。寿县那么小，论资源或经验，都难与大都会的工程比肩，但他们在不停地学习、摸索，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收藏经验，也收集遗憾。

或是水土不服，或是节候所致，主庭院中三株风格俊逸的松树，已有两株现枯萎之貌，褚杰最近一直在找新的松树，就在前两天，我还在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一个“寻松启事”的帖子，附有翻拍自《芥子园画谱》的松柏图，旁注“画松法”云：“松如端人正士。虽有潜虬之姿以媚幽谷，然具一种耸峭之气凛凛难犯。凡画松者宜存此意于胸中，则笔下自有奇致。”

朱铭和褚杰给我的印象，恰是“端人正士”。他们都是踏踏实实、用心做事的人。他们都是拓荒者。100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作家汉姆生在小说《拓荒记》中描绘了“生计”的原始状态：社会还没有分工的时候，人是非常和谐的，人们拓荒、耕种，看见自然创造力的壮美，然后收获。于是，生计有了，艺术有了，人为何而活的哲学也有了。这就给人一种初民的印象。在真正的建筑学到来之前，我们的建筑师都还是拓荒的初民。而这个拓荒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寿县只是无数更大的荒原的缩影，我们需要更多的拓荒者，和他们笔下的“奇致”。

新春在即，衷心祝愿朱铭和褚杰找到新的松树，

也希望他们联手拓荒写成的造物传奇延续下去，直到真正的建筑学牢牢生长在我们的大地上。

(图片来源：图片、图纸由朱铭建筑事务所提供。摄影◎是然摄影 Schran Images。)

注释：

- ①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绘过一个三胞胎城市劳多米亚：“每一座城市都像劳多米亚一样，旁边就有另外一座城市，两座城市的居民有着相同的名字：这是死者的劳多米亚，是墓地。不过，劳多米亚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是双胞胎，而且是三胞胎，即还有第三个劳多米亚，那是尚未诞生的城市。”参阅：Italo Calvino. *Le città invisibili*[M]. Milan: Oscar Mondadori, 2012:153.
- ② 语出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作家汉姆生的《拓荒记》。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越过沼地直通森林的那条漫长的道路是谁先走出来的”。参阅：王安忆·小说课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238-239.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M].宋兆霖，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3.
- [2] CALVINO I. *Le città invisibili*[M]. Milan: Oscar Mondadori, 2012: 153.
- [3] 王安忆·小说课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238-239.
- [4] 刘晨·从米开明琪罗到帕拉第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职业的多源性专业训练的多样化[J].时代建筑，2014（1）：13-19.
- [5] ACKERMAN J. *Architectural Practice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C]// James Ackerman. *Distance Poin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361-384.
- [6] WILKINSON C. *New Professionalism in the Renaissance*[C]// Kostof S, ed. *The Architec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ofe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4-159.
- [7]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27.
- [8] 刘晨·通天塔悖论：建筑模型博物馆杂谈[J].时代建筑，2020（1）：120-129.
- [9] 托·斯·艾略特·荒原：艾略特文集·诗歌[M].杨永宽，蔡小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7.
- [10] 卡夫卡·城堡[M].赵蓉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32.
- [11] 李世葵，刘金鹏，译注·计成·园冶[M].北京：中华书局，2017：27.

作者单位：美国盖蒂中心
哈佛大学
清华大学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作者简介：刘晨，女，美国盖蒂中心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者，清华大学助理教授
刘通，男，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理学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学硕士

收稿日期：2020-01-15